

一百五十年前的烟台话音系研究

——传教士字典《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

林 琳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文法学院,福建 福清 350300)

[摘 要]《汉英韵府》(1874)是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编纂的重要字典。本文以《汉英韵府》所记录的烟台话为研究对象,使用归纳法、拟测法、比较法等方法进行分析,对字典所记录的烟台话语音进行归纳,拟测出当时烟台话的声母、韵母系统,并与现代烟台话进行比较归纳,研究其一百五十年来的演变。

[关键词]烟台话;《汉英韵府》;声母;韵母

[中图分类号]H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7)03-0078-06

关于古代山东话的相关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得到重视。鲁国尧、曹正义、虞万里等先生都有相关的文章。李新魁、耿振生先生则介绍过一些明清时期山东人编纂的韵书、韵图。但都没有具体的研究。关于清代山东话的音系研究,目前做得比较深入的是张树铮先生的《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清代山东方言在声韵调方面的特征,具体分析了几部反映清代山东方音的韵书。但是,从这些资料里没有找到关于清代山东烟台话的研究。

《汉英韵府》是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北京任职期间根据中国古代字典《五方元音》的排列法编的汉语拼音字典,附北京、广州、厦门、汕头、福州、上海以及芝罘(烟台)的发音。卫三畏(1812—1884)是早期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长期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秘书和翻译,曾 9 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他是一位中国通,写作了为数甚多的汉学著作,被称为美国汉学第一人。《汉英韵府》中所附的各地方言的发音是十九世纪末各地方言的真实记录,是自然口语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但遗憾的是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目前已经发现了很多传教士的方言记录,大都是福建广东等地的方言,但传教士对芝罘(烟台)话的记录还没有人提到,比如游汝杰先生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著作书目考述》就完全没有提到有关芝罘(烟台)话的记录。所以,卫三畏对芝罘(烟台)话的记录有其难得的价值。本文选取《汉英韵府》所记录的烟台话为研究对象,使用归纳法、拟测法、比较法等方法进行分析,通过总结、归纳、比较,整理出《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以为烟台方言的研究增加新的材料,并且丰富和补充烟台话的研究成果,并与现代烟台话音系进行比较,研究其演变规律。

一、《汉英韵府》烟台话声韵系统归纳

卫三畏对《汉英韵府》的烟台话系统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只是在字典正文的官话韵母字条下注明这些官话音节的烟台话发音。截图如下:

《汉英韵府》的烟台话并没有标注在具体的每个字条上,也没有任何关于声调的说明。因此,本文对《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只能做声母和韵母的归纳。下面将《汉英韵府》正文中所有官话韵母字条下的烟台话音节进行搜集和整理,并参考南官话音节后所列字条,参证各个音节的中古音来源,从而对其声韵系统进行归纳。结果如下:

[收稿日期]2016-09-16

[基金项目]2015 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英韵府》中的 19 世纪末厦门、福州方言音系研究”(FJ2015C192)。

[作者简介]林琳(1981-),女,讲师,博士,从事汉语语音史研究。

A.I.

ables YAI and NGAI. Old sounds, a, ap, ak, and at. In Canton, oi and ai;—in Amoy, ai and é;—in Fuhchau, a and ai;—in Shanghai, a, é, ya, and yih;—in Chifu, ai.

l really as the
erchanged with
'
o trust to: to

In Cantonese. To lounge, to lean against; to lie down; an interjection of surprise, sorrow, or pain; to beg or ask.

𩇛

From clouds and to desire; like the last.
'ai Cloudy, obscure; sky covered with clouds; murky.

图1 《汉英韵府》(1889,正文第1页)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的声母一共有18个。

表1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的声母(18个)

卫三畏	ch	ch'	f	h	k	k'	l	m
拟音	[tʃ]	[tʃ']	[f]	[x]	[k]	[k']	[l]	[m]
卫三畏	n	p	p'	s	sh	t	t'	ts
拟音	[n]	[p]	[p']	[s]	[ʃ]	[t]	[t']	[ts]
卫三畏	ts'	y/w/ø						
拟音	[ts']	[ø]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的韵母应该有56个。具体的列表如下:

表2 《汉英韵府》烟台话单元音韵母表(10个)

卫三畏	a	é	ò	i	u
拟音	[a]	[ɛ]	[o]	[i]	[u]
卫三畏	ü	'rh	z'	ö	ù
拟音	[y]	[ø]	[ʒ]	[ʏ]	[ə:]

表3 《汉英韵府》烟台话复元音韵母表(17个)

卫三畏	ai	ao	éi	ia	iai	iao	ié	io	iða
拟音	[ai]	[au]	[ɛi]	[ia]	[iai]	[iau]	[ie]	[io]	[ioa]
卫三畏	iu	ða	ui	üé	wa	wai	wéi	wða	
拟音	[iu]	[oa]	[ui]	[yɛ]	[ua]	[uai]	[uei]	[uoa]	

表4 《汉英韵府》烟台话鼻音韵母表(18个)

卫三畏	an	ang	ǎn	ǎng	en	iang
拟音	[an]	[aŋ]	[ən]	[əŋ]	[ɛn][iaŋ]	
卫三畏	ien	in	ing	iün	iüŋ	ung
拟音	[ian]	[in]	[iŋ]	[yn]	[yŋ]	[uŋ]
卫三畏	üen	wan	wang	wǎn	wong	wun
拟音	[yan]	[uan]	[uaŋ]	[uən]	[uɔŋ]	[un]

表5 《汉英韵府》烟台话入声韵母表(11个)

卫三畏	ah	ǎh	eh	iah	ieh	ih	òh
拟音	[aʔ]	[ǝʔ]	[ɛʔ]	[iaʔ]	[ieʔ]	[iʔ]	[oʔ]
卫三畏	uh	üeh	woh	yòh			
拟音	[uʔ]	[yeʔ]	[uoʔ]	[ioʔ]			

与我们一般认知的烟台话相比较,《汉英韵府》烟台话韵母系统保留了11个人声韵,但这些人声韵的字在数量上大概五百左右,跟总字数的一万两千多个比起来,算比例很少的了。如果卫三畏的记录属实,说明这个时期的烟台话中还存在古入声韵字,可能是入声完全消失前的一些残留。另外,卫三畏在元音的区分上比较细致,把一些音位变体单独分列出来,所以韵母在总数上会更多。

二、《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与现代烟台话的比较

钱曾怡等人的《烟台方言报告》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对现代烟台话作了全面的描述。《烟台方言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有22个声母、37个韵母、3个声调。《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没有涉及声调部分,所以就不进行比较。声母与韵母的具体比较如下:

(一)《汉英韵府》烟台话声母与《烟台方言报告》声母比较

《烟台方言报告》统计共有声母22个:

p 疤布	p' 怕普	m 门麻	f 飞冯	t 点到	t' 太脱	n 南奴	l 蓝吕
ts 糟争	ts' 粗初	s 苏梳	tɕ 焦赵	tɕ' 秋尺	ɕ 线蛇	ɲ 牛女	x 海黑
c 鸡局	c' 欺桥	ɕ 虚衡	k 割共	k' 开克	ø 耳软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的声母是18个。二者相比较,大部分是相同的,具体的比照列表如下:

表6 《汉英韵府》烟台话与《烟台方言报告》声母比较

《汉英》	[p]	[p']	[m]	[f]	[t]	[t']	[n]	[l]
《报告》	[p]	[p']	[m]	[f]	[t]	[t']	[n][ɲ]	[l]
《汉英》	[ts]	[ts']	[s]	[tɕ]	[tɕ']	[ɕ]	[x]	[ø]
《报告》	[tɕ]	[tɕ']	[ɕ]	[tɕ]	[tɕ']	[ɕ]	[x][ɕ]	[ø]
《汉英》	[k][k']							
《报告》	[k][c]	[k'][c']						

从上表对比可见,二《烟台方言报告》的声母多了4个,主要区别有两个:

1. 古见影组

《汉英韵府》的烟台话音系中,古见组以及部分影组字仍合并为一组,用[k]、[k']、[x]表示。而在《报告》中,这些字分立为两组。其中,古见组影组的一二等,仍用[k]、[k']、[x]表示;而三四等的字,则分化出舌面中音,用[c]、[c']、[ɕ]表示。

2. 古泥娘母

《报告》的烟台话音系多了一个[ɲ]母,这部分字在《汉英韵府》的烟台话音系中仍归入[n]母。其分化的条件是搭配开口和合口呼的古泥娘母仍保留[n]声母;搭配齐齿和撮口呼的古泥娘母则变化为舌面前音:[ɲ]母。

以上这两种声母的分化,大概都是受到介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在声母的演变中,是一种较常见的现象。

(二)《汉英韵府》烟台话韵母与《烟台方言报告》韵母比较

《烟台方言报告》的韵母总共是37个,其中没有人声韵母。具体如下:

a 麻答	ia 俩家	ua 抓花	ɤ 德何	ie 别协	o 波破	uo 多火	yø 略岳	ɤ 儿耳
ɿ 支子	i 泥骑	u 布土	y 律女	æ 败来	iaɛ 街鞋	uaɛ 帅快	ei 悲梅	ui 水尾
ao 毛桃	iao 标条	ou 否头	iu 丢柳	an 半南	ian 边然	uan 砖船	yan 宣全	
ən 本吞	in 品淋	un 春顺	yn 均寻	aŋ 忙朗	iaŋ 凉想	uaŋ 庄狂	əŋ 梦坑	

iq 兵听 ug 洞送 yq 窘荣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的韵母是 56 个,包含的入声韵母是 11 个。但《烟台方言报告》音系没有入声韵母。下面分组进行对比说明。

1. 单元音韵母

二者单元音韵母都是 9 个,具体的比照如下:

表 7 《汉英韵府》烟台话与《烟台方言报告》单元音韵母比较

《汉英》	[a]	[ɛ]	[ə:]	[i]	[ɿ]	[u]	[y]	[ɤ]	[ɤ]	[o]
《报告》	[a]		[o]	[i]	[ɿ]	[u]	[y]	[ɤ]	[ɤ]	

从上表可见,《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的单元音韵母多了两个。《汉英韵府》烟台话的[ɛ]韵只有 18 个字,来自中古的假摄麻韵三等开口字,如“遮车咩”。其它同来源的字都已经演变为[ie]韵了。在现代烟台话中,这剩余的十几个字也进一步演变了。《汉英韵府》烟台话的[ə:]韵,来自中古果摄、遇摄一等合口,以及宕摄山摄曾摄一等人声字,如“磨波簸破”,入声字如“莫末默勒博泼”。这个韵的字主要都是搭配唇音鼻音的声母[m]、[p]、[p'],可能就是由于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与其它同来源的字区别开来。在现代烟台话中,这些字演变为[o]韵。

另外,《汉英韵府》烟台话的[o]韵,基本上都来源于中古的流摄侯韵尤韵一三等开口字,如“后勾口楼欧剖嗽兜头走愁”。这些字在现代烟台话中不再是单元音韵母,而是变成了复元音韵母[ou]。

2. 复元音韵母

二者复元音韵母比照如下:

表 8 《汉英韵府》烟台话与《烟台方言报告》复元音韵母比较

《汉英》	[ai]	[au]	[ɛi]	[ia]	[iai]	[iau]	[iɛ]	[uai]	[ioa]
《报告》	[aɛ]	[ao]	[ei]	[ia]	[iaɛ]	[iao]	[ie]	[uaɛ]	
《汉英》	[iu]	[uɛi]	[ui]	[yɛ]	[ua]	[io]	[oa]	[uoa]	
《报告》	[iu]	[ui]		[yø]	[ua]		[uo]		[ou]

上表的对应是根据每个韵相应的字进行区别。由于拟音的不同,出现相对应的差别,如[ɛ]和[e]、[ai]和[aɛ]的不同。《汉英韵府》还多了四个复元音韵母,少了一个[ou]。《汉英韵府》烟台话[ui]韵的字只有一个音节[tsui],包含的字不到十个,估计只是一些变化过程中的残留;在现代烟台话中,这些字并入了《汉英韵府》烟台话的[uɛi]韵,变成现代的[ui]韵。其它几个《汉英韵府》烟台话中多出的复元音韵母在现代烟台话中也都被归并了,[io]韵并入[iu]韵,[ioa]韵并入[yø]韵,[uoa]韵并入[uo]韵。《汉英韵府》烟台话的[io]、[ioa]、[uoa]这三个韵母,基本都只搭配见组[k]、[k']、[x]这三个声母,这些声母在现代烟台话中,分化出舌面中音,所以也影响了其韵母的变化。有些归并,大都由于韵母处在演变的过程中,所以还有某些残留,而到了现代烟台话中,这些变化已经完成,所以这些韵母被归并了。而现代烟台话中的[ou]韵,则是由《汉英韵府》烟台话中的单元音[o]演变而来的。

3. 鼻音韵母

二者鼻音韵母比照如下:

表 9 《汉英韵府》烟台话与《烟台方言报告》鼻音韵母比较

《汉英》	[an]	[aŋ]	[ən]	[əŋ]	[ɛn]	[ian]	[iaŋ]	[in]
《报告》	[an]	[aŋ]	[ən]	[əŋ]		[ien]	[iaŋ]	[in]
《汉英》	[iŋ]	[uan]	[uaŋ]	[un]	[uŋ]	[yan]	[yn]	[yŋ]
《报告》	[iŋ]	[uan]	[uaŋ]	[un]	[uŋ]	[yan]	[yn]	[yŋ]
《汉英》	[uən]	[uɔŋ]						
《报告》								

从上表可见,《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多了三个鼻音韵母。其中的[ɛn]韵只搭配[ch]、[ch']、[sh]这三个

声母,而同来源的[an]韵则没有搭配这三个声母,所以二者其实可以互补。在现代烟台话中,二者合并为一个[an]韵,不再区分。《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中[uən]、[uɔŋ]二韵的情况也与此类似。[uən]、[uɔŋ]韵只搭配[k]、[k']这两个声母,而分别与它们同来源的[un]、[uaŋ]韵则都没有搭配这三个声母,可以说彼此都是互补的。只能说卫三畏在记音时做得更精细,才产生了这些不同。

4. 入声韵母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包含11个人声韵母,但《烟台方言报告》音系没有入声韵母。这个不同产生的原因,估计可能是卫三畏的那个时期,烟台话中还有少量入声韵母没有被同化,所以仍体现在音系中,而到了现代,入声则完全消失了。但目前没有其他同时期的材料相印证,所以仅做为推测。

三、《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的特点及演变轨迹

(一)《汉英韵府》烟台话声母的特点

1. 古知庄章分立

在《汉英韵府》的烟台话系统中,古知组二等与古庄组以及部分古章组合口字归并为一个声母,卫三畏用[ts]、[ts']、[s]来表示,知组字如“朝中追超宠槌”,庄组字如“楂斋斩叉柴搀”;而古知组三等与古章组则合并为另一个声母,卫三畏用[ch]、[ch']、[sh]来表示,知组字如“蜚展肘趁长撤”,章组字如“遮旃周曷昌车”。

2. 古精组按等分立

《汉英韵府》的烟台话中,精组的一二等与中古的知组二等及庄组合并,卫三畏用[ts]、[ts']、[s]表示,如“匪藏糟擦仓测”;而精组的三四等则与古知组三等及章组合并,卫三畏用[ch]、[ch']、[sh]来表示,如“挤焦将妻枪樵”。

3. 古日母字变为零声母

古日母字在《汉英韵府》的烟台话中变为零声母的字,而且搭配的韵母变为齐齿呼和撮口呼。例如:染然、人忍、如乳,卫三畏的标示分别是:[yen]、[yin]、[yü],拟测为:[ian]、[in]、[y]。

4. 古影疑母合并,变零声母

在《汉英韵府》的烟台话音系中,古影母、古疑母合并为一个声母,都变成零声母了,如安岸、凹敖、欧偶。这一点与现代普通话的变化相同。

5. 无卷舌音

《汉英韵府》的烟台话音系的声母中,没有卷舌声母。现代普通话的卷舌音在其音系中都不卷舌,如争精、臣亲、乘星、虫粗、超曹、生苏,这几组都是同声母。卫三畏将其声母分别标示为[ch]、[ch']、[sh]、[ts]、[ts']、[s],都是舌尖前和舌面前,而没有卷舌的舌尖后音。

6. 尖团分立

与普通话部分尖团不同,《汉英韵府》的烟台话音系尖团分立。所谓的团音即古见组,卫三畏标示为[k]、[k']、[h];尖音即古精组,则分为[ts]、[ts']、[s]和[ch]、[ch']、[sh]两组。如“坚欺虚”的声母分别为[k]、[k']、[h];“尖七须”的声母分别为[ch]、[ch']、[sh]。二者泾渭分明,没有混合。

(二)《汉英韵府》烟台话韵母的特点

1. 形成四呼格局

与现代普通话一样,《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已经形成开口、齐齿、合口和撮口的四呼格局。

2. 韵母数量多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的韵母总数达到56个,比现代烟台话的韵母数多了将近20个。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仍然有人声韵母存在,虽然数量不多;二是卫三畏对元音的审音十分细致,把一些完全互补的音位变体也进行单列,而现代烟台话音系则对其进行归并。

3. 保留入声韵母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仍然有11个人声韵母,这些入声韵母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每个人声韵母往往只保留搭配三四个声母的部分,其余都已经丢失入声韵尾。可能在卫三畏所接触到的烟台话里,还有极小部分的入声残留,入声处在消失的过程中。

4. 有些韵母丢失介音[u]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中古止蟹臻三摄合口呼搭配古端精组及来母的字,丢失[u]介音。与[ts]、[tsʰ]、[s]、[t]、[tʰ]、[l]这6个声母相搭配的古止摄、蟹摄和臻摄合口呼字都变成开口呼,也就是失去了介音[u]。如嘴翠虽堆腿论,卫三畏的标注分别是[tséi]、[tsʰéi]、[séi]、[téi]、[tʰéi]、[lǎn]。

5. 古歌戈韵一等字变为合口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中的古歌韵和戈韵的一等字,由开口变为合口。如歌戈克磕盒贺,卫三畏将这些字的韵母都标为[wòɑ],变得与“锅过阔火祸”同音了。

6. 有卷舌元音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中古止摄三等开口呼搭配古日母的字,读为卷舌元音[ʂ],如:餌耳爾二等。这种变化与现代普通话相同。

7. 特殊元音[ə:]

《汉英韵府》烟台话音系中有一个[ù]韵。这个韵的字来自中古果摄、遇摄一等合口,以及宕摄山摄曾摄一等入声字,如“磨波簸坡破”,入声字如“莫末默勒博百北泼扑”。这个韵的字主要都是搭配唇音的声母:[p]、[pʰ]、[m],估计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与其它同样来源的字区别开来。根据字典的拼音系统,卫三畏觉得ù的发音如turn[tə:n]、learn[lə:n]中的ur或ea。普遍存在于上海和汕头,与ǎ极其相似。所以将其拟定为[ə:]。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元音。

8. 古流摄尤侯韵一三等开口字

卫三畏把《汉英韵府》烟台话中的古流摄尤侯韵一三等开口字拟为单元音[ò],如“后勾口楼欧剖嗽兜头走愁”等。这些字在中古都是复元音韵母,在现代烟台话中也是拟作复元音韵母[ou]。根据钱曾怡等人的记音,这个韵母在发音时舌位并没有到达[u]。对此现象,可以推测在卫三畏那个时代,韵母[ou]的主要元音后面的这个[u]比现代来说更弱,甚至在口语中可以忽略,所以卫三畏把这个韵拟为单元音。

(三)150年来的演变规律

通过与钱曾怡等人的《烟台方言报告》的比较,可以发现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演变,《汉英韵府》的烟台话音系的声母、韵母都产生了变化。声母主要是发生了分化,产生了舌面中塞擦音[c]、[cʰ]、[ç]和舌面前鼻音[n̆]。韵母则更多是发生归并,某些因为声母的影响而单立的韵部都被归并,如:[io]韵并入[iu]韵、[ioa]韵并入[yø]韵、[uoɑ]韵并入[uo]韵、[ɛn]韵并入[an]韵、[uən]韵并入[un]韵、[uɔŋ]韵并入[uaŋ]韵等。另外,中古的流摄侯韵尤韵一三等开口字,不再是单元音韵母,而是变成了复元音韵母[ou],入声韵母完全消失。这些归并大大减少了现代烟台话韵母的数量。

[参考文献]

- [1] 卫三畏. 汉英韵府[M]. 上海: 美华书院, 1889.
- [2] 钱曾怡. 烟台方言报告[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3] 钱曾怡. 山东方言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4] 张鸿魁. 明清山东韵书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 [5] 张树铮. 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 [6] 张西平. 传教士汉学研究[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 [7] 游汝杰.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M]. 哈尔滨: 黑龙江出版社, 2002.
- [8] 钱曾怡等. 山东方言的分区[J]. 方言, 1985(4).
- [9] 孙志波. 清代山东方言韵书述要[J]. 汉字文化, 2015(1): 26-29.
- [10] 张树铮. 山东方言历史鸟瞰[J]. 古汉语研究, 1996(2).
- [11] 张树铮. 胶辽官话的分区(稿)[J]. 方言, 2007(4): 363-371.
- [12] 罗福腾. 胶辽官话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1998.
- [13] 王晓军. 山东方言语音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4.